



「幸福花开」分外香

翁军

看城乡变化,当数汉滨。激昂的龙舟,回荡汉江,滚滚的羊肉泡,十里飘香……依江而伴的老城,有“过早”的习惯,啜羊肉泡是一件惬意的事,吃了红光满面,一天精神。

北正街的忍芽羊肉泡,以汤浓、肉烂、味正远近闻名。老板姓马,十年前在拐弯处的人行道上支锅卖汤,低矮的油毛毡棚子,破旧的门面,依靠勤劳的双手,诚信的经营,生意倒也不错。

2012年,东关街道进行改造提升。忍芽二话不说,抡起大锤把占道的灶台砸了,搬进了北正街,开店面积扩大了一倍,环境卫生大大改善,食客更是纷沓而至。

“回民小吃”,闻名遐迩。韭黄饺子、臊子扯面、小笼包子、笋叶粽子什么的,名目繁多,尤其是蒸面、烧饼、羊肉泡,堪称三绝。

肉香不怕巷子深。CCTV《远方的家》造访后,羊肉泡声名大噪,半夜起来熬的新鲜羊骨汤,一大早就卖个精光。

一个店面撑起一个家,一碗肉汤养活几代人。海碗羊肉泡端出去的是油汪汪的汤内,端回来的是人人爱的钞票。曾经不愿入行的儿女,也在别人羡慕的眼光里掌起了勺。“夫妻店”变成了“家族店”,请个打下手的来帮忙,一天要洗几百个碗,效益可观。忍芽皱了差不多半辈子的眉头舒展开来,见谁都笑眯眯的,儿子买了车,女儿也风光光出嫁了。

夏日的汉江之畔,散步的、耍武的、跳舞的,三两成群,络绎不绝。

黄昏,凉风习习,龙舟文化园光怪陆离的霓虹灯下,叫卖啤酒、凉菜、羊肉串的喧嚣声不绝于耳,“马老四烧烤”的卡拉OK,陕北信天游里吼出了汉水乡韵。

马老四专业烧烤30年,是安康烧烤界的扛把子。从地摊烤到实业公司,从赤膊上阵到拥有100多名员工,从籍籍无名到注册“马老四烧烤店”商标,从单打独斗到连锁城乡,如今已蜚声西北,名满神州。

而除了“马老四烧烤”,江南河边的观景式烧烤也是火爆异常,白天看汉江游船,晚上听汉调二黄,宾客齐聚来撸串,是令人心悦的美食。

2012年,汉滨区提出“一抓三建一统揽”的发展方略,首要“一抓”就是抓城市管理,不涉农的老城办肩负起先行先试的探路之责。

山清水秀石泉城

王玉宏

“清泉石上流”,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名句,也是石泉县县名的由来。一股清冽的泉水自汉江北岸的赭石崖壁上汩汩流淌出来,汇入清澈的汉江,人们便形象地称之为石泉。石泉是因汉江而建的城池,住舟楫穿梭,商贾云集,是汉江上游有名的码头。

石泉是个好地方,有山有水有美景。汉江北岸有秦岭,巍峨险峻。汉江南岸有巴山,连绵起伏。春风从江面上拂过,便有青山万里,便有草长莺飞,便有花开花落。石泉城外有境内最高的鬼谷岭,高大而险峻,终年云雾缭绕,素有“小武当山”和“南终南山”之称。

石泉的水是碧玉一样的颜色,透着琥珀般的清亮。汉江一路西来,被秦岭巴山的万重青山包裹着,显得波澜不惊,从容自然。它流过石泉县城的南门,见证山城的秀美。

石泉老城建在高高的汉江北岸,建在老码头那一块不长不短的河岸上。由西门入城,飞檐斗拱的城门古色古香,街道上光滑的青石板,让人陡生恍如昨日之感,沿街店铺泛着旧时的光彩和模样。城里店铺林立,以饮食店居多,石泉近邻汉江,食汉江鱼是其特色。放眼望去,满大街几乎都是“石锅鱼”的招牌。它的吃法与火锅无异,只是炊具特殊,用一种石材做成的锅,加入川味火锅底料,将鱼片入锅煮熟,鱼片吃完,再像吃火锅一样,煮食各种荤或素的食材。但石泉的朋友却说,本地真正的特色美食是石泉烤鱼。

遥想当年,城南的汉江里舟楫往来,桅帆点点,客商如云。他们当中那些从重庆、湖北来的船公、客商,定是沿着高高的河堤涌入城内,寻找他们离不开的鲜活美食。聪明的石泉人将铁锅改成石锅,再按照他们的口味,煮成美味佳肴,称为石锅鱼,以吸引那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进店品尝。

古城的中段,有仿古的县衙与戏楼,还有规模宏大的文化广场。每逢节假日,戏台上嘍

啾呀呀的大戏唱起,台下节奏明快的广场舞跳起。那时候,广场上人山人海,成了欢乐的海洋。沿街有再现古时候商贾走卒及百姓生活的雕塑群,皆惟妙惟肖,让人悠悠怀古。

初夏时节,满大街都是身着彩衣的石泉美女。石泉有青山碧水,滋润得女子个个身材婀娜、肤色如玉。教人忍不住站在屋檐下,静静地欣赏那些周身透着江南韵味的石泉女子,看她们风一样、云一样飘过来,走过去。

走出东门,南折就是碧波荡漾的汉江。汉江在这里陡然变得开阔平坦,使石泉成为汉江流域著名的古老码头。沿着高高的河堤下到江边,一大片赭石色的花岗岩就如红土包一样,静静地躺在江边。红褐色的石头底部连在一起,在江水的侵蚀下变得粗糙,曾经用来停泊大木船的铁柱子已经没有踪影,只剩下一些柱坑悠悠诉说着老码头曾经的繁华。

修葺一新的河堤上有草书的王维诗“清泉石上流,明月松间照。”还有巨大的、朱红色的“石泉”阴刻文字。最难能可贵的是,当地人保留住了那一段远古的,有清泉流出的红褐色河堤,延续着这座古城的遥远记忆。在这一方山水间,有面积甚广的桑树林和最优质的蚕丝,有古老的船队在此停泊,还有亿万年的风雨漫过那些青山。

告别了小城,沿着汉江便到了更具江南水乡气韵的后柳古镇,这是一座典型的带有巴山地域特色的古镇。街道两旁的民居,将青石板铺就的两三百米的街道挤成鹅肠般狭窄。沿街都是美食,尤以金灿灿、油汪汪的腊肉夺人眼球,那是山里人家不可或缺的美食,让远方游子乡愁泛滥的珍宝。

汉江就在老街的尽头,已被人们打造成了一个闹热的景点。乘船在平湖似的汉江里遨游,是旅人们最渴望的时刻。

后柳的名字充满了古汉语的味道,有一种唐诗宋词般的美丽。在去后柳的路上,我曾经

十分肯定地以为,那里一定有千棵万棵的垂柳,倒映在宽阔的江面上,有千条万条的柳枝垂落在汉江的细浪中。微风吹过,涟漪荡起,该是多么美的水乡。到了此地,才发现并无万株垂柳,不过单就一望无际的江水,就已经让人心底生出无限美好。

走过青石板铺就的古色古香的老街,在一片柳林的尽头,石泉县后柳税务分局的小楼展现在眼前。统一的标识,整洁的小院,身着天蓝色制服的税务干部,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。小花园里的红玫瑰开得正好,在微风中舞动着;菜园里那一畦畦碧绿的小菜,长得鲜灵水嫩。

离开后柳集镇,我们继续前行,到远方的中坝大峡谷。沿着蜿蜒如蛇的山间小道,往巍峨奇峻的峡谷中前行,鸟鸣声响彻山谷。那种长尾巴红瓜红喙的花喜鹊一点都不怕生,从这一棵树上飞到另一棵树上,跟随着满山谷的行人一路前行。间或一阵凉风划过,将零星斑驳的光影投在小路上,引得那些不知名的鸟儿跳跃着啄食。两座山峰依偎处,将道路几乎拥挤成一条光线,人几乎需要从那细细的缝隙里艰难地钻进去才可以继续前行。中坝大峡谷的美,美在密不透风的草木,美在紧紧依偎的山峰,美在那片幽幽的宁静中。

跨过无数座山峰,驶过无数个曲折如蛇的山湾,我们又到了位于石泉县熨斗镇的燕翔洞。洞内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,钟乳石的造型千姿百态,其丰富程度超乎人的想象,霓虹灯将近一公里的燕翔洞映照成人间天阙,偶有燕子在狭窄的洞内飞翔,引起游人的一阵惊诧声,习习凉风和滴答滴答的水声让溶洞里多了几分神秘。

华灯初上时,群山如黛、江水如玉,石泉小城更加增添了几分韵味。站在汉江北岸,聆听着街巷里欢快的音乐,我对这座山水之城已然充满了深深的爱恋。



俯瞰石泉县城



燃烧的疙瘩柴火

人间烟火

李永明

进入冬季,人们在家里开启了暖气空调电暖气等供暖设施来抵御风寒,温暖过冬。但在陕西南安康的广大农村,依然流行烧疙瘩柴火过冬的习俗,全家人围坐在一起慢悠悠享受着浓浓烟火味道。疙瘩火是农村过冬的最爱。

农村人有承包地和柴机,随着封山育林、禁牧休牧、禁伐限伐的实施,在中高山区、荒山荒地都长满了密不透风的山林,处处树木苍翠,绿意盎然,植被给荒山凸岭披了绿毡,大小山峦变得五彩斑斓,生机勃勃。

有条件的村民在夏季酷暑难耐时,便在自己的柴机里挖椿树兜、桦树兜、榆树兜……还有叫不上名字的树兜,挖回后堆放在房前屋后自然风干,用斧头砍成短截状存放。农闲之时,人们都砍伐一些杂灌木堆放在屋檐下,长短不一,但排列整齐。劳力好的村民最喜欢在山坡上挖树兜,三个伙,拎着黑不溜秋的茶缸和洋锅、铁铲等家伙,遇到被砍伐的树兜就开挖起来。这些农人挖起树兜可算是行家里手,他们铲去树兜周围的疏土和泥块,漏出尖尖的树兜,然后就抡起洋锅狠命地挖着,只听“砰砰”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很久。挖累了就坐在山石上休息,或挎包里取出土酒大口喝起来解乏,几杯酒下肚恢复体力后接着挖,每个人大汗淋漓、挥汗如雨,他们挖了一个又一个树兜,不顾劳累扛回家,堆放在太阳底下暴晒,这些树兜就是冬天过冬的宝贝疙瘩。没有劳力的农人们就备好酒菜,请人来挖树兜,挖回后就推杯换盏,喝得天昏地暗、摇摇晃晃回到家。

到了寒冬腊月,每家每户都烧起疙瘩柴火,红红的火苗、亮堂堂的火焰气贯云霄,仿佛是农人们给寒冬大地捎去暖冬的信息。白天一家人相聚在一起,烤着疙瘩柴火,喝着大脚茶叶,享受甜美的生活滋味。年轻者在疙瘩柴火边抽着老旱烟,一般不善言语,不时在脚板底下轻轻掸着烟灰,饱经沧桑的脸上露出笑容。女人们拉着家长里短,谈笑风生飞了屋檐下的麻雀,还有孩子们烤着火做着游戏,其乐无穷。

到了晚上,远亲近邻互相走动起来,围坐在疙瘩火边,主人们架起吊罐,拿出自己家里的杆杆酒、拐枣酒、柿子酒,热着、烫着,主妇们从自留地里拔回蔬菜、萝卜,一会儿工夫几个简单的小菜就被端上了桌,人们烤着火、喝着土酒,享受神仙般的生活,送走了漫漫寒夜。

我从小在农村居住过,家里有承包土地,但没有山坡和柴机。小时候家里贫困,冬天烤火也是依靠柴疙瘩。家乡门前的南山,是一个蜿蜒百余公里的山峰,那里草木茂盛,野兽出没,形成天然绿色屏障。夏季,大哥领着我们兄弟三人去山上挖树兜,大哥对南山很是熟悉,他从小在南山放过牛羊,走遍南山的角角落落、沟沟壑壑,哪里的树兜多,他一目了然。

进南山前,母亲给我们准备了蒸红薯作为干粮。挖树兜是体力活,所带干粮解不了心慌,大哥便钻进山林,冒着被毒蛇野兽袭击的危险,给我们采摘回八月瓜、野葡萄、五味子、刺莓等南山里生长的野生植物,我们吃得有滋有味。

有一次,大哥觅得一棵桦树兜,它长在一个大石后,树身已被人砍伐过,只剩下树兜在风雨中飘摇着。大哥让我们干一些挖树兜的轻巧活,只见大哥吐了一口唾沫在手心揉搓着,然后抡起大洋锅,“嘿”的一声扎下去,桦树兜被砍削一大块树兜,他一锅接一锅地挖着,周围的小树都抖动着树叶摇晃着。最后大哥瞄准桦树兜的中心,一锅下去,树兜松动了,我们兄弟几人抱着树兜摇晃起来,把树兜从地里挖了出来。看着被我们挖出的树兜,特别有成就感。就这样,每年夏季我们备足了南山的树兜,冬天来临时,就有了过冬柴火,驱散了寒冬,温暖了冬天。

如今,时过境迁,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空调、电暖气家家都有,取暖设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,但农人们本性难改,冬天还是喜欢疙瘩柴火。农人们说:烤疙瘩柴火接地气,烤得踏实,能烤出火的精髓来,享受到人间烟火的滋味。